

昏迷的螃蟹(外二章)

孙为刚

前些日子,小区附近新开一家水产店。店面不大,因为有自家的船队做后盾,渔获新鲜且丰富,再加上年轻的老板头脑活络,做生意很有一套。他运用电商手段,在微信上建了几个群,有数百人,来了渔获,发帖子,有时还发一些加工渔获的小视频,群里接龙,收款预订,货到后群发通知,到店取货,生意很是兴隆。

某日,群里发了一条小视频,说是店里新到一批昏迷的螃蟹,价格便宜,欢迎惠顾。

昏迷的螃蟹?笔者虽说也算是吃货一个,且一把年纪,但这昏迷的螃蟹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人有死亡和昏迷一说,这螃蟹死亡和昏迷怎么区分?急切地想一探究竟,匆匆赶到小店,询问“昏迷的螃蟹”在哪里?

年轻的店主指着塑料筐里的螃蟹说:“这就是!”我一看,这不就是死蟹子吗?!店主辩解:这不是死了,是昏迷了。见我还是疑惑,急忙从筐里拎出一只,捏了捏螃蟹的肚脐,蟹子没动,又拎起一只,捏了捏肚脐,这次蟹子腿动了一下。店主说:“你看吧,这不是死了,是昏迷了,和死了是有区别的。你说吧!活的一个价,死的一个价,昏迷的是昏迷的价。”

好个精明的店主,生意做到这个份上,佩服,佩服!

姜姐的日子

王功良

傍晚,在西南河路一家中医养生馆里,刚刚送走客人的姜姐好不容易得空坐下来歇口气。中医养生馆开业六年多,附近居民有个腰腿胳膊疼的,都来这里针灸推拿,症状缓解不少。要说推拿是个体力活,50多岁的人了,一天干下来,姜姐也是累得够呛。

姜姐是东北人,年轻时学过中医。十多年前和丈夫来烟台闯荡,先是在街口开了家小饭馆,起早贪黑的,勉强维持生活。疫情期间,小饭馆的营业额像是秋分后的气温,直线下降,不得已只得关门。后来姜姐来这家养生馆打工,丈夫在一家小公司开车。说是公司,其实就是个门头店,卖些五金啥的,不过利润还好。丈夫人厚道,勤勤恳恳的,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车,他不仅给老板当司机,还兼着进货送货。两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,生活还算不错,两口子很知足。

中医推拿耗费体力,是个良心活儿。不过,想偷奸耍滑,力道不够,顾客心里也很明白。姜姐干起活来特别卖力,虽然有中医的底子,但是她还报名参加颈肩腰腿疼专业的进修班,刻苦钻研。她说,别看年纪大了,心里总好像有团小火苗似的,希望

塑料花与除草剂

小区附近有一个公园,里面种了一些花花草草。花草应季,有开有谢,点缀着公园的景色。一早一晚,前来公园散步遛弯的人络绎不绝。

某日,公园里来了几个工人,开出一片新土,在里面栽下了几小片塑料花,晚上还能发光,花草中还弄了几只呆头呆脑,似羊非羊、似鹅非鹅的动物,让人看了觉得不伦不类。周围还煞有介事地围上了一圈还算精致的木栅栏,又是上油漆,又是弄光源,很是折腾了一番。

本来还算和谐的公园添上了这几样人造的、粗糙的花草景观,不禁让人心生画蛇添足之感。这还不算,近日,晨练时发现有人身背喷雾器走进了人造的花圃,在往地上喷着什么。我颇为疑惑,就问工人:“你这是喷的什么?”答曰:“除草剂。”

“塑料花还要除草剂?”见我不解,工人又解释:“你看看,这些塑料花底下是不是长草了?”我低头一看,果然有小草探头探脑。

乖乖,原本我以为栽种塑料花只是为了省事,现在看是我错了。为了让塑料花“茁壮成长”,博人眼球,人类只好出手相助,剪除异类。只是可怜了那些小草,刚刚冒出地面便

能掌握更多的技术,服务好顾客,也好养家糊口。

姜姐一门心思帮助病人解除疼痛,从来不忽悠推销保健品。她常说,人应该本分做事。她待人和气真诚,患者都是扑着她来的,忙的时候得提前预约。“妙手回春,医德高尚”“精湛医术助行走,高尚医德为患者”……很多患者给她送来了锦旗。

怎奈天有不测风云。姜姐的丈夫一直患有腰疼病,平时倒也能对付过去,不大碍事。去年底,腰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。去医院检查后,医生告诉他,得做手术。家境本就不宽裕,摊上此事,姜姐盘算着家里的那点存款,心里忐忑不安,感觉空落落的。

住院手术治疗花了八万多,出院结账时,医保直接给报销了五万多。想着当月偿还房贷不受影响,姜姐一下子轻快了许多,腿脚不再沉重,连阳光都感觉那么明媚。

姜姐丈夫的老板和中医养生馆的老板都送来了1000元慰问金。姜姐感慨说,烟台人真好,没想到遇上这么多好心人。

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那年,姜姐的丈夫漫不经心地点击了个1元钱的商业保险链

被残忍除掉,实在有些不公。

化学除草剂从发明应用到现在,已经有些年头了,功过是非自有公论。但随着药害的日益显现,审慎应用的呼声也是日渐高涨,何况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园里喷洒,更应慎重为好吧。

农贸市场的另类功能

小区附近,有一农贸市场,几家固定摊贩卖些蔬菜杂货之类。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开设早市,原来的市场装不下,大多数摊位就设在了市场外的马路上。周围的菜农带来新鲜的蔬菜,居民利用上班之前这段时间采购一天所需,虽说占道经营影响交通,但好在只是早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,方便了居民生活,增加了周边农民的收入。

但是,很快,人们便发现了这个早市的另类功能。

有时,一大早兴冲冲地去赶早市,市场上却空无一人,经打听得知,原来是有检查,各类检查名目繁多,关闭早市的事便时有发生。

时间一久,人们便总结出规律,看出了这个早市的另类功能。开始时,人们还颇有微词,时间一久,便习以为常了,知道这是市场的另类功能。

最近,有关部门另择新址,新建一处面积更大、设施更为完备的农贸市场,但愿这个农贸市场不再具备这种另类功能。

接,第二年和第三年被扣费150多元,他发现后感到莫名其妙,要求取消。保险公司告诉他,像这种大手术,按规定可以申请保险金。走完审批程序,保险公司给报销了一万两千多元医疗费。生活中这么多不期而遇的温暖,姜姐感觉城市中透着浓浓的生命气息。

手机铃声响起,姜姐走到店门口接听电话。马路对面广场的霓虹灯绚丽多彩,灯光打在她的脸上,勾勒出她瘦削的身材。电话里传来街道办美女小任爽快的声音。“姜姐,上个月您家里花了那么多钱,是有什么事吗?”“噢,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社区金融大数据推送来的。”姜姐告诉小任丈夫做手术的事,小任安慰了几句话后说:“如果家里有难处,可以向社区申请家庭困难补助。咱政府有专项扶助基金,会帮助您的。”

姜姐转过身,身体一动不动,少顷,肩膀轻轻地抖动起来,声音也有点颤栗:“不用不用了,谢谢小任,谢谢政府!我家里有套房,还有一辆车,我不困难。把救助的钱留给更困难的人吧……”

姜姐眼圈红着,心里那团小火苗,呼地一下蹿上来,燃成了一蓬金红色的火焰。

初乘飞机

张荣起

结束了北京的笔会,文杰约我新疆一游。与其说新疆的美好风光吸引了我,倒不如说是想尝试一下坐飞机是啥滋味,谁让我从没坐过呢。

翌日清晨起床不久,文杰夫妇就赶来。饭后同赴机场,取出乘机牌,经安检,8点半检票登机。说是9点零5分的飞机,9点半才起飞。

飞机在跑道上跑了好长一段时间,并没觉出机身何时升起,只见下面的楼房渐渐变成小孩玩的积木,山河变成教学用的地理模型,渐渐地失去了立体感,一般的河流和道路基本辨不清,只有黄河的颜色可辨,蜿蜒横亘,说明它的宽度是够可观的。

飞机已进入高空,一簇簇白云像一层层羊群在奔驰,云稀时,透过空隙依稀能看到树林和山脉;云厚时,像一张巨大的白毛毯横亘在半空,飞机在白毛毯上方飞行。近4个小时的航程,没觉出怎么难熬,临近乌鲁木齐市,云层渐多。直要到降落时,飞机才逐渐进入云

铃兰花

叶展韵

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们在银行办了按揭,给他在当地买了房子。儿子觉得本科的学历有点低,还要提升一下自己,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,我们费了些周折才给他凑够了学费。

初夏的一天,我骑着电瓶车突然晕倒,去医院医生说要做手术。儿子知道后,要把房子卖掉,研究生也不读了,妻子把儿子教训了一顿,说房子不能卖,学也要继续上,办法总会有的。

做了手术,我回家休养。以后重体力活不能干了,可面对欠下的一堆外债,我愁眉苦脸,饭吃不好,觉也睡不稳。

一天晚上,妻子下班后,带回了一盆铃兰花。只不过这棵铃兰花儿焉头耷脑的。

“从哪里弄来的铃兰花?”我问妻子。妻子说:“厂里的,花卉公司去换花,不要了,要扔垃圾桶,我就要来带回家了。”

那头猪

无意中看到一幅漫画,一头憨憨的小猪趴在小木屋窗口深情眺望着远方。

那一刻我心安静,目光融进小猪天真无邪的眼神里,小猪是不是想起了远方的家乡,还有久别的爹娘?

我总是这么多愁善感,接下来脑子里却无端地蹦出一个残酷的猜想:前方会不会有屠宰场?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,猪临死前的样子在脑子里重复循环,杀猪的场景也刻在

层,窗口完全被云流封住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飞机在逐渐下降,直到在跑道上跑了好长时间,我才悟出什么叫飞机,飞机就是一辆会起飞的大汽车。

下午一点准时出站。乌鲁木齐到了,这就是新疆,是曾可望而不可即的新疆,有生以来从未奢望能涉足的新疆。

做任何事,第一次去做,总会留下较深的印象,坐飞机更是如此。

飞机上的空姐很注意形象,个子都在1.7米以上,而且都化了妆,可与电视上的主持人和演员相比。

我们乘坐的是承载280人的大飞机,共分三个舱,两个小舱一个大舱。小舱是一个会议室,大舱好比是大礼堂。每个人前面都有活动的小桌,放上一杯水,纹丝不动。座椅上的人,干什么的都有,小孩子如在家里一样玩着电子游戏,大人们听歌、看电视,我则一直盯住临近的两个小舷窗,看着外面云层及大地的变化,近4个小时的机上生活,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妻子把这盆花放在阳台上,细心地摆弄了一会儿,才开始做饭。从此,妻子每天早晨上班前,晚上下班回到家,都是先去看看这棵花儿。一天晚上她突然惊喜地对我说:“你看,铃兰开花了,多香!”

她把花端到我的面前,我闻了一下,果然花香沁人心脾。

以后的日子里,妻子下班回来越来越晚了。她在厂里5点下班后,又去对面工厂做兼职。后来经同事介绍,妻子每个星期二、星期五晚上去给一家小型机器研发公司做保洁。不过,不管工作多累,回家有多晚,她都会用心地去侍弄这棵铃兰花,铃兰花也越长越茂盛。

人活在世上,谁都会有生病或是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,是唉声叹气、怨天尤人,还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、从容面对呢?我想,这棵铃兰花儿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。

我的脑子里。明亮的太阳下,屠夫拿起尖刀的一刹那,一群孩子花一样的笑容凝固在脸上,一道亮光刺得孩子们睁不开眼,接着是痛苦的嘶鸣……

是的,有一头猪过早地丢了性命,就与我有关。那年我高烧不退,乡镇医院治不了,催着转院。家里缺钱,爹把那头我心爱的半大的猪送到了屠户手里,然后把我送到了市里的大医院。我得救了,待出院回到家才发现,猪圈已空空荡荡。